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四)

明、劉宗周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三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十

傳

家傳刻入家譜內

論

議

銘

箴

贊

祭文

南洲先生傳

先生諱穎字叔魯別號南洲會稽道墟章氏章於會稽爲望族而先生家世隱約父信齋公樂善好義里中稱長者先生生九歲而母林卒則刻苦讀書以承父志年十四五從上虞孝廉謝狷齋公受易公器之已又學於徐九里公二公易學顓門教有師範後皆登進士第爲名宦而謝公夙節更著卽世廟間以御史四劾奸相嵩者也先生英偉風成長而漸服二公之教益挺挺自立傑然有塵視珠玉銖視軒冕之志乃大肆力於經術久之遂以易名家發爲

制義追琢古致而多獨解一時知名士無不願交先生每邀先生聯講社得疑義必顧先生云何先生徐出一解則四座嘆服因益奉先生爲祭酒諸文懿公累上公車不第一日過先生再拜請教先生具言其故授以指南公躍然復再拜謝去尋登上第因終身聯爲石交餘所交知名士後先登第去者德先生不忘類如文懿公也少與族兄少參公禮僉憲公煥號章氏三傑先生獨坐數奇以郡諸生試於省者連十一舉輒報罷年踰艾矣乃去而從所尚以處士終始先生困諸生旣久一日以著卜遇蹇之謙其繇曰大蹇朋來則喟然嘆曰吾其已矣將在及門二三子乎已而門人日益進數十年間吾鄉以易顯名制科者多出先生之門先生遂儼然爲當世師當世無論識不識無不

稱南洲先生云先生之設科也量人材器而程之高者
之下者舉之其要歸於穀率發必命中乃已至率作之際
風雷迅厲又使人鼓舞忘倦故及門多所成就始而發於
族族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者其後族孫如鏐以孝廉舉已
教於鄉鄉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者若陶允宜以駕部郎顯
羅光鼎以比部郎顯沈校楊大成並以縣令顯已進而教
於郡邑郡邑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者若馮景隆以大參顯
趙璧及吾族祖挺並以州刺顯宋某以縣令顯已進而行
教四方及京師四方及京師士所至爭延先生若華亭徐
文貞孫元春以進士舉中州郭蒙古以別駕顯順天周應
中以光祿少卿顯及其老而再遊京師則朱張二翰學陶
宗伯爭延教其子弟而陶望齡以南宮第一人舉以司成

顯朱敬循以通政顯張汝霖以憲副顯張汝懋見以御史顯已申少師瑤泉公獨延教其壻郭生頃之還家年已七十餘矣再延陶氏陶允嘉以鹺運副使顯年八十而不肖宗周弱冠舉進士則先生所手植之成者也及望九十猶爲諸孫授經周光祿聞之遣其子來學人以爲伏生再出其他後先及門者不下千餘人傳先生經學世其家者又數十人乃先生雖不發於身而仲子爲漢亦受先生一經舉於鄉爲名邑宰先生之道不終蹇矣始先生教如鉉三年而有成曰鉉自此舉矣然艱於第得周光祿曰奇士也但不宜遲暮則盡出其枕中祕授之曰熟習之取科第如寄光祿唯唯一舉而連捷得陶司成曰吾非子師也行當大魁天下得朱通政曰子他日名位埒周望及周光祿數

起數仆則誠之曰子病太剛終不能大顯朱道政以先生
九十來稱觴先生睇視其俯仰高卑狀私恚曰叔理不久
矣未幾死自少愛宗周曰兒必有成宗周之舉於鄉也先
生方隨任仲子有粵西之行舟泊江干宗周出初場以試
卷走呈喜曰甥必舉矣余何爲事萬里行遂辭仲子還而
得宗周捷報然猶以少年登科第爲不幸其負知人鑒一
切奇中往往類是先生性豪爽嗜酒每晨起爲諸生授經
畢輒會客飲飲輒醉醉後輒罵座不顧尊貴人尊貴人在
座者次第竄匿去益連連達夜不休甚則推食案鼎肴狼
籍委地主人不敢俯而視又整席如初以進然此外不呼
盧不射覆惟高談古昔稱經史及當世人物賢否而已故
聽者悚然忘倦酒罷復考諸生課一一勸誠有差而諸生

益日夜進於學館申少師邸一日偶自他所歸夜深矣聞郭生課不應先生震怒命長跪不起聲達內庭少師起而聽翌日躬捧夏楚至先生謝曰願先生終教孺子自今不率請二物收威復顧其壻曰世安得善教如先生者自此待先生禮益隆先生雖日館貴人而語不及私未嘗一涉足勢利久而隸卒皆信之聽先生出入交遊蚤夜不問兩處師相皆長揖上坐或曰不已倨乎先生曰師道然也先生偉幹修儀丰骨峻整而浮赭彩弈弈望之如神人而一段剛腸正氣得之天授當其發揚蹈厲一往而前能令千夫辟易雖自謂賁育莫能當之先生嘗自言曰使余得志楊忠愍事業不足多也先生既有志不遇益憤嫉流俗往往發之酒後既老而罵座益甚嘗白笑曰氣足以配道義

酒亦足以配道義又曰吾平生嫉惡太嚴然人有片長輒頌不啻口或立豁其平生進之與人交終身不替遇有德於己者一飯不忘友人朱在川嘗助先生麥舟十金越數十年朱君物故其子落魄京師先生酬以風金且給道路費命之歸其子曰伯何贈之腆也先生具道舊誼因拜謝而去又喜周人急族子某某遭註誤法永成皆藉先生援得解先生終不言德也族弟某比鄰聯弟子孫常欲并其第以自實一日坐人命累乃書券納先生求援先生曰吾敢乘危以埒利哉還其券而解之晚年家居里有遊手博塞治歌而解鬪者必匿避先生卽不及避必自縛悔罪乃去俗幾一變云先生律已動循禮法雖造次不設情容而心事磊落如晴空曾次洞然無纖毫隱伏故所至人望而

敬之年八十命工繪青天白日圖小影曰吾平生以之則
先生所挾以師表一世者非偶然已又曰吾平生得之二
師先生配楊氏生二子一女長爲雲次爲漢女爲宗周太
恭人二子皆先先生卒而孫輩復世其家卒於萬厯乙巳
享年九十二疾革謂宗周曰此常事不足怖也先生所著
有易解存河南郭氏故不傳而詩文雜稿藏於家宗周於
先生孫行也然不敢言戚而以師道事先生志不朽也
贊曰師道之重於世久矣語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先生蚤
傳謝公學擁臯比談易數十年淵源所漸多成名士宗周
齷齪不足道如周光祿陶司成二君子皆卓然樹立其出
處有無爲世重輕而一出自先生之門則先生造就人才
之功乃在世道矣周光祿嘗謂宗周曰吾平生得之先生

不啻先生之於謝公也嗚呼今亡矣夫

女兒貞範夫婦小傳

天啟丙寅秋日

宗周少孤則依太恭人既失太恭人無所依也乃牽姊衣而泣曰姊卽吾母自今事姊如事母矣時姊已稱寡故相依倍親冀聚首耆艾少展平生之抱而姊且病病且天事母之信托諸空言嗚呼姊長余二歲以萬厯丙子生性慧敏有斷少同養外家工繡刺外大父爲擇壻而得章君養仁其父固族兄弟也最契以是進其子爲館甥而養仁貌質狠又羸弱骨立於法不能壽一日以愛甥字之亦命也姊歸養仁六年年二十四而寡育一女一子孤寡之痛甚於姊稱孤時矣姊之于歸也會其姑謝卒而養仁哭之最三年不食肉自此遂成癆瘵以死時年二十六養仁自少

有至性不殺起鰲不折方長及長益端飭自好動止有常
度人呼之曰執方先生惜不永於年以死及其死也外大
父過而哭之曰惜也端士因題其旌端齋云姊承太恭人
家範素矣又得之養仁刑于肅肅婦道既寡厲志以撫孤
爲事浸憂瘁成疾處牀褥者十年竟不起年三十八嗚呼
姊節行不媿太恭人乃薄命一至是乎弟宗周因爲易名
曰貞範存母教也允爲端齋配矣姊初歸端齋家頗贍後
經伯叔析箸遂窘而又以病益耗於醫藥余家復貧不及
以時恤愈鬱鬱以死由今思之尋常事姊且不遑何事母
之云姊旣死乃撫其子子之娶其婦婦之越十年而子復
死亦僅遺一子一女孤寡之痛至此極矣甚矣天之酷我
姊也其酷爾弟耶夫人生有三世孤寡掬作一場如余姊

弟者乎而終不爲蒼蒼一鑒乎且也章君之端履與吾姊之瘁節於天道又可卜也是在孫行一綫矣子一匡已補邑庠生女適何光捷亦邑庠生婦朱氏遺孤曰安民而葬域未卜

章貞女傳

辛未六月

余母族章會稽望族也風氣岍直近古別於他著姓入國朝以來貞臣志士代不乏人卽簪笄女流亦往往以德操著如先太淑人撫孤宗周尤其皎然者矣異哉於今又得貞女焉其父曰太學生方振母劉氏爲余族兄先方伯公女有賢行而早世先舉子曰英士女子二人貞女其長也生而柔婉有至性母沒哀毀骨立旣免喪遇忌必慟工於繡刺暇則學書史稍覽詩易兼通釋典長而嫻於閨門之

禮足未嘗輕置戶外也初太學君之考司城公方官京邸時王新建瑞樓公有子族壻也因以其孫求配於貞女曰此其爲文成後者也司城公曰吾女孫得奉文成祀幸矣遂字之乃王氏之子固嬖人所生也一日家釁作瑞樓公遽出其子曰螟蛉也且以其事聞於朝太學君誦曰誰氏子也而稱秦晉乎因絕昏王氏瑞樓報可然猶爲族子所持未敢顯言絕之也至己巳貞女待年二十矣王所爲螟蛉者自燕歸乘瑞樓公故而覲世襲且來請婚時太學君方謁選都下托故謝之女微聞所以心竊自傷適有議姻於妹氏者貞女疑以爲己也一日引佩刀自截其髮家人驚問故第曰吾毀容自廢得依吾父膝下終其身於願畢矣如其不可請以死誓人孰無死者已而遂寢疾不起疾

數月時以不一面父爲恨臨革坐起念金剛經而逝且謂
家人曰吾死命也幸弗悲悼時卽已已之某月某日也嗚
呼女何爲而死乎以爲死所天誰爲天者以爲死所暴又
未嘗有鼠雀之訟也一日陶石梁先生與余講居易之學
人皆指患難處爲蹈險者而先生以里中二女子爲證曰
只此是易二女子者其一爲張氏女旣聘於王而夫死竟
歸夫家易服守志其一卽貞女此其事皆甚奇而貞女所
處爲尤難云方絕昏之議未決也英士嘗謀之於余余無
以應旣思而得之絕婚義也完婚禮也與其廢禮無寧廢
義蓋亦爲生女子地當出此者不意女子能誓死女子死
而禮與義兩全無害又曲全於父子間豈所謂居易俟命
者與險易之數貞於道不貞於遇如以遇而已一生一死

轉展較勘間動有定地何苦而以六尺從之無乃行險徼倖之至乎則貞女辨之審矣英士方有志於學一日以其妹之狀來請因有感而爲之傳

沈貞烈女傳

辛未閏十一月望日

人亦有言守身如處子蓋士君子守身之難也居恒擇地而蹈動自斬斬幸無註誤一試之嫌疑曖昧之地未有不喪其所守者卽心本無瑕名行可惜是故擁懷達節也而貞士否之徑竇小嫌也而君子去之守身至此庶幾不媿處子嗚呼此沈貞女之所以死也或曰女子而有死地者必其爲強暴所迫耳此時生則汙死則潔一生一死汙潔判霄壤不得以彼易此宜矣貞女無是也何以死爲審如是吾懼天下曖昧之行而七尺之藩動以小嫌決也貞女

會稽之阜埠里人小字壽爲御史砥菴公七世孫父應節
母張氏生四歲喪母又家貧父以販值爲生故自少依伯
姆呂氏以居呂亦蚤寡而生一子孤寡相依問貞女不知
其非呂出也今年十八矣一日父外貿會呂亦歸寧外家
貞女乃過其從伯應傳之妻張氏房宿焉夜未半有蠶犯
之者貞女驚喊尋厲聲呼曰伯父好爲之遂繼以泣張及
其女並驚寤莫知所謂旣而慰之曰此誤也貞女泣不止
復加醜詆則愈忿時聲息稍稍聞隔室矣達曙趨歸輒飲
泣不食諸嫂妹多問故者亦不言所以是日值高祖忌辰
強之與祭禮畢而返則處分其家內米鹽之類甚悉乃乘
閒乞滷於人給之曰將以漬薑遂暗服之傳之妻若女稍
聞乞滷事疑之亟來視攜手中堂忽仆地扶起甦曰我服

涵矣諸侍者倉皇進諸藥解之曰事已無益爾等幸無汗
我衣亂我髮且失我簪簪吾母所遺也而呂之子祖壽冒
之曰妹不長進至此曰妹不長進安得至此傳之子士彥
問曰妹何爲至此者則瞪目視曰往問爾父又謂祖壽曰
我死兄爲我雪口氣姆恩未報父恩未報已矣亟趨而歸
令我一瞑目語畢氣絕時十月十四日晡也舉族男女聚
觀者咸怪其事多爲之流涕及殮張命侍女易衣手僵不
可開呂氏歸撫尸慟曰吾女自幼有教豈肯以遺體見外
人遂屏諸侍女親爲之殮於是兩手展動如生貞女生而
敦敏自少慎舉止寡言笑每聞人舉圖史所載烈節婦女
事輒嘆慕不已旣長父爲之擇壻而未偶貞女聞之每曰
父止一女女而嫁父誰依乎至是以一夕之懽從容自裁